

印度佛教史 教材作者簡介

印順導師的學思歷程

民國前 6 年（1905）農曆 3 月 12 日，生於浙江海寧。

民國 94 年（2005）6 月 4 日於台灣花蓮圓寂。享年 101 歲。

一、時代背景

《佛教史地考論》〈中國佛教史略〉pp.92-93

乾、嘉以來，佛法在激變中。初以雍正之抑三峰，禪宗乃又以一棒為了當；廢度牒而僧制大濫。佛教精華在南方，太平天國之亂，損失獨多。自行新政、興學校，僧寺教產多被提佔。傳統佛教以禪宗為骨髓，而禪者已面目盡失。台、賢沈寂，律制久廢，乃唯以禮懺、念佛、持咒為佛法。昔日文化之為友為敵，唯儒與道；今則文化之新友新敵，將加入西方之宗教、哲學、科學。處非常之變，而晚唐來之傳統佛教者，一仍舊貫，無動於心，真難乎為繼矣！

幸諸方長老，猶有能苦心孤詣維繫一時者；而大心長者，多有流通佛典，弘闡內學，實行慈濟，護持寺產者：中國佛教深入社會之潛力，未可侮也。太虛大師，唱「教理革命」、「教制革命」、「教產革命」以整(理)僧(制)，「今菩薩行」以入世，為新佛教運動開其先導。

二、學佛因緣

《我之宗教觀》〈我怎樣的選擇了佛教〉pp.302-306

為了經濟，高小畢即失學。學習中醫，引發對仙道的仰慕；父要求轉教小學。教小學的九年期間，受師友啟發，先研究老莊，又回讀儒書，再接觸基督教，終於選擇佛教。因為：

仙道，著重於個體的長生與神秘現象。老、莊的哲理非常深徹，但反造作的回復自然，返歸於樸的理想，始終不可能。缺乏強毅直往的精神，獨善的隱遁生活，對社會不能給予積極的利益。

儒家有一番身心修養功夫，更有一番政治的大理想。平常，切實，重人事，尊理性，為我國文化的主流。但不重視宗教，就此一生止於立德、立功、立言，缺乏鼓舞力，不易使一般人心安理得（得失，苦樂，死生不變），以邁向光明前途。

在基督教，從中體得敬虔純潔的信心，對宗教的真義；但終不能成一基督徒。外緣是：那時掀起反基督教運動；因基督教會憑藉國際背景，有文化侵略的罪嫌。主因是：某些思想難以接受，如 1.信者永生，不信者永火的階級愛深處，顯露殘酷的仇恨。2.靈是從神那裡來的，重生才能得救；而走向地獄是大多數。故不能信賴神是慈悲的，也不信耶穌可以為我贖罪。

最後，選擇佛教，為我苦難中的安慰，黑暗時的明燈。因三世因果觀，最為人情入理。佛法是以行為善惡為凡聖尺度，而不光憑信願。重個己的解脫，更重利益眾生。唯有真覺悟，才有真自由。佛法是信願、智慧、慈悲的總和。佛法的身心修持，有儒道的長處，更超過多多。耶教誠信的悔改，佛法中也有。佛法有一切宗教的長處；有究竟，又有方便，最能適應一切根機，循循善誘。

三、修學歷程

《華雨集五》〈遊心法海六十年〉pp.4-39

- 1.暗中摸索： 民國 14 年（二十歲）發覺佛法與現實佛教間有距離。
- 2.求法閱藏： 民國 19 年（二十五歲）出家。
出家後深受太虛大師「人生佛教」思想啟發。
閱藏發覺法門廣大（大乘有三系）；讀〈阿含〉與〈律〉有現實人間的親切感。
受日本學者著作啟發，重史地考証以知佛法的本源與流變。
- 3.思想確定： 民國 27 年入四川後的十四年，國家多難，身體最弱，寫作最勤。
與法尊法師有同學之樂，遇到幾位學友（演培、妙欽、續明等法師）。
發覺佛法的漸失本真，在印度由來已久，故將心力放在「印度佛教」的探究上。
- 4.隨緣教化： 民國 41 年來台後的十二年間，弘法、出國、建道場
- 5.獨處自修： 民國 53 年掩關以來，主要為繼《印度之佛教》作更嚴密的學術著述。

四、治學方法

《華雨集五》〈遊心法海六十年〉pp.39-49

- 1.從論入手： 因大小乘論，都在說明「生死之因」，及如何對治以達寂滅。
- 2.重於大義： 即注意佛法的整體性——三寶。釋尊化世之精神，方法；制律攝僧之意；重要法義理論，修持方法。
- 3.重於辨異： 先知佛法中的問題，再知經論處理方式；先知差別再觀其通相。
- 4.重於思惟： 經思惟，使片段的記憶能連貫；時而得新啟發，觸類旁通。寫作：對問題所在、大綱組織，心中先有構思，再從分類集錄資料中，加以辨析整理。
- 5.以佛法研究佛法： 依三法印研究佛教的一切內容（教，理，行，果）。

五、重要著述

《華雨集五》〈遊心法海六十年〉pp.10-21

導師一生深入經藏，著述不斷，其作品共約七百萬字，計有《妙雲集》二十四冊、《華雨集》五冊、

《永光集》一冊。

單部專著則有《印度之佛教》、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、《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》、《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》、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、《空之探究》、《如來藏之研究》、《中國古代民族神話與文化之研究》、《中國禪宗史》，另編有《雜阿含經論會編》、《法海微波》等。

六、佛學成就——玄奘以來的義學高僧

藍吉富《印順導師的思想與學問》〈倡印緣起〉

- 一、對中觀學（空義）的闡釋與推演，為民國佛學界之一絕。
- 二、對大乘教義體系有為古人所不及的判教思想。其「大乘三系教判」之說，一洗宗派偏見，合乎歷史發展軌迹，且在空有二系之外，揭發真常唯心思想之存在，使後人對印度大乘佛教的浩瀚義海，能洞見根源。
- 三、為印度佛教之發展及佛經之形成過程，理出清晰的脈絡。尤其從原始佛教以迄初期大乘，導師也發現了前人所未見的歷史通則。
- 四、華文佛教資料的運用價值，透過導師的著述，發揮得淋漓盡致。
- 五、《成佛之道》是導師為初學者所撰的體系性佛學著作，也是二、三十年來華文系佛教徒信仰的重要指針。該書與妙雲集下編諸書，在近二、三十年來的華文佛教界，發揮了極大的啟蒙作用。
- 六、中國佛教並不是導師主要的治學領域，但是偶有所論，也仍是鞭辟入裏。
《中國禪宗史》在海內外學術界受得到普遍的重視。

七、「人間佛教」思想的抉擇

1 中國佛教「說大乘教，修小乘行」

《華雨集》四〈契理契機之人間佛教〉pp.44-45

中國佛教傳統，依印度佛教思想史來看，是屬於「後期大乘」。這一思想列舉三義：1.「理論的特色是至圓」；2「方法的特色是至簡」；3「修證的特色是至頓」。信心深切的修學者，沒有不急求成就的。因此，廣修利他的菩薩行，在「至圓」、「至簡」、「至頓」的傳統思想下，是不可能發揚的。故太虛大師說：中國佛教「說大乘教，修小乘行」！遲一些的「秘密大乘佛法」，老實的以菩薩行為迂緩，而開展即身成佛的「易行乘」。

2 中國佛教流於死、鬼的偏向

《佛在人間》〈人間佛教緒言〉pp.18-20

中國傳統的宗教，是人死為鬼。雖接受佛教的輪迴說，但只知人與鬼的互轉，而忽略人死不一定為鬼。佛教末流，學佛者甚至往生淨土的信仰者，也還是不願為鬼而又預備做鬼；死了，用種種的飲食來祭祀（依佛經說，惟有餓鬼才需要祭祀），燒冥衣，化錫箔、冥洋，紮紙房。佛教中，不但應赴經懺，著重度亡；而且將中國的一些迷信習俗，都引到佛門中來，這完全受了中國「人死為鬼」的惡影響。太虛大師在民國十四五年提出「**人生佛教**」，認為佛教的本義，是在生活問題的解決中，死的問題也就跟著解決了。解決這生生不已的大問題，名為脫生死；如不能了生，那裡能了死！

虛大師以為現在進入「依人乘行果，趣進修大乘行的末法時期」。但末法時期，沒有經說的依據，不易為一般信徒所接受。反有的正在宣揚：稱名念佛，是末法時期的唯一法門呢！所以要從佛教思想的演化中，探求人間佛教的依據。

3 印度大乘佛法的天神化

《華雨集》四〈契理契機之人間佛教〉pp.45-46

佛法本是人間的，容許印度群神的存在，只是為了減少弘傳的阻力；而印度群神，也表示尊敬與護法的真誠。但「大乘佛法」理想的佛陀多少神化了，天（鬼神）菩薩也出現了，發展到印度的群神，與神教的行為、儀式，都與佛法融合。說天上成佛，是真佛；人間成佛是化身。這使佛教在印度，流於神秘、迷妄，走上了末路！

4 印順法師「人間佛教」思想的抉擇

《佛在人間》〈人間佛教緒言〉p.22

提倡「人間佛教」，不但對治中國流於死鬼的偏向，也對治印度後期佛教的流於天神混濫（初重於一神傾向的梵天，後來重於泛神傾向的帝釋天）。斷然的贊同「佛法」與「大乘佛法」的初期行解。

「立本於根本佛教之淳樸，宏傳中期佛教之行解（梵化之機應慎），攝取後期佛教之確當者，庶足以復興佛教而暢佛之本懷也歟」！